

徙置區掀公屋序幕

過來人

根據特區政府最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顯示，截至二〇一七年底，本港人口有超過七百四十萬人，而且持續上升，因此對房屋需求的矛盾日漸突出。為了在本港境內有限的土地資源覓地建屋，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出謀獻策，而由政府牽頭的一個大型社會土地諮詢活動正在展開，希能夠廣納各界意見，令土地應用與開發更加用得其所。

但所謂遠水不能救近火，要將一幅土地開發到建成房屋，最快也得經歷十個年頭，到時香港人口可能已經突破一千萬大關，所以在很多學者眼中，香港在未來十年的房屋需求依然非常緊張，樓價高企的現象短時間內實難以有解決良方。

其實，香港土地緊張問題並非今天才出現，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當時港英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在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二年分別成立了專門研究居住問題的香港房屋協會和香港模範屋宇會，但當時兩個組織都只是負責提供土地，不負責建屋。直至一九五三年聖誕節，石硤尾木屋區一場大火導致超過五萬人痛失家園，港英政府才着手興建造價低廉而建築速度快捷的七層徙置大廈去安置這次火災災民，為香港公共房屋歷史揭開序幕。

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有接近三成人口居住在山邊以木板和鋅鐵蓋搭的木屋區，經常發生火警。石硤尾徙置區落成之後，港英政府發覺可以藉此改善木屋區居民的生活條件，亦有助騰出土地作不同用途發展及改善市容，於是在一九五四年之後在九龍和港島大量興建同樣類型的徙置區，將木屋居民安置上樓，例如荃灣的大窩口邨、觀塘的雞寮邨、柴灣的柴灣邨、黃大仙下邨和紅磡大環山邨等，都屬於同一類型的H形七層徙置區。根據當時的人口居住面積比例規定，每人不得少於二十四平方呎，但通常獲安置居民都會低於此數。



▲港英政府於一九五四年在石硤尾興建的首個徙置區
作者供圖

平江路上蘇州慢

梅 莉

完成一項耗時費神的工作後，給自己放個假，在一個非周末時間去了趟蘇州。早晨七點從上海乘坐高鐵只要二十五分鐘就到了蘇州，吃個蘇式早茶都來得及。

這次去的是最具蘇州風情的歷史老街——平江路。清晨的平江路遊人稀少，許多店舖還沒開門，獨自在古老的石板路上，享受着難得的靜謐時光。老街基本保持了原有風貌，牆面斑駁、河水潺潺，岸邊的女貞樹正是開花時季，落花如雪，打在我的太陽帽上「簌簌」作響。去過很多古鎮，牆面粉刷一新，白得刺眼，失去了古意，弄巧成拙。喜歡平江路的古樸親民，於是，伴着從街面流淌出的評彈聲聲，晃晃悠悠，邊逛邊看。

在路邊賣桔子花、白蘭花的阿婆手裏買了兩小朵白蘭花，真是「碰鼻子香」。古樹下，有個中年男子在靜靜地看書，現在讀紙質書的人很少有了，我多望了他幾眼，感覺到他身上有種異於別人的光環。

沿街的門店取名也是別出心裁。有家文藝花店，裏面各種花草，姹紫嫣紅，群芳爭艷，店名叫「花無缺」。這名取得妙啊，世間所有的花都彙集在這，一樣也不缺。又或許作者是古龍迷，心裏住着一個武功卓絕、花神降世的無缺公子？

還有一家手串店——「小蘋初見」，也是過目不忘。廣告真真一絕，在店舖旁的一根燈柱上，做了四塊看板，分別寫着：「路過蘇州，路過拙政園，路過平江路，記得小蘋初見。」好美，我一下子就記住了它。「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有作「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小蘋初見」源自宋代詞人晏幾道——《臨江仙·夢後樓台高鎖》，顯然店主是有頗詩心的。忽然有點遺憾，今天沒有微雨，下着細雨撐着油紙傘的蘇州才是宋詞裏的姑蘇城啊。

在平江路老街逛了兩遍，已是午餐時間。其實本不餓，已品嘗過好幾樣當地風味小吃，蘇州桂花雞頭米、牛內生煎包、「網紅」雞腳等等。但不吃午飯的感覺像有一樁儀式沒有完成。於是踅進始創於清朝光緒年間，當年也是蘇州文人雅士聚集的老字號品芳茶社，找個臨河的位置，點一碗招牌特色小吃——「蘇式泡泡小餛飩」。小餛飩長得很萌，泡泡鼓鼓地飄在湯上，像迷你小燈籠，皮薄肉嫩，口感細膩。

吃完午餐，蘇州行的重頭戲就開始了。這次主要是聽戲，吳語的姑蘇是評彈和崑曲的發源地。穿過細長小巷，去評彈館，這是一座民國老宅，清深幽靜，院子裏開滿了粉藍色繡球花。坐下來，點一壺茉莉花茶，聽到第一首曲目就是《好一朵茉莉花》，真是妙不可言。兩位評彈老師，男持三弦，女抱琵琶，從清雅的茉莉花到婉轉的《紫竹調》再到滄桑的《楓橋夜泊》，從陳派唱到俞派，如泣如訴。我雖外行，單單聽這些耳熟能詳的調調，也夠開心的了。幸運的是，我還聽到電影《金陵十三釵》裏評彈《秦淮景》的原唱——吳亮瑩老師的現場版，她那又軟又糯、溫柔如水的磁性聲音，聽得心都融化了。評彈老師講，前天晚上台灣歌星蔡琴在這裏聽了兩個半小時的評彈，還和他們一起合影吃宵夜。

在評彈館消磨了整整一個下午，本來還想聽一場民間藝人、「崑曲清口」第一人——呂成芳的崑曲《牡丹亭》。可是，她的演出排在晚上八點以後，而我已買好六點的返程票，只好錯過。呂老師是朋友圈的好友，我是她的粉絲，她待粉絲如朋友。三年前，她所在的茶館門可羅雀，如今卻一票難求，不久前她還會去香港演出。呂成芳和蘇州才子車前子是好友，車前子也是我喜歡的作家兼畫家，他筆下的江南風致、蘇州味道，似一杯明前茶值得細品。生在蘇州的他們是多麼幸運，蘇州成就了他們的前生今世，而蘇州也因為有他們而熠熠發光。

「香蓮碧水動風涼，水動風涼夏日長。長日夏，碧蓮香，鶯鶯小姐喚紅娘……」我在這長長的夏日，漫步平江路上慢品蘇州老時光，回去的高鐵上，重放手機錄製下來的評彈《西廂記》選斷來聽，咿咿呀呀，餘音繚繞。

「這個夏天，世界杯讓『高冷』的法國變得更『接地气』。這是一個美國朋友說的，「跟法國人一起看了世界杯轉播，才知道法國人也會跟着球場上的精彩瞬

間大聲嚷嚷，也會看到失誤丟球或者錯失良機的時候大呼小叫；街道的酒吧咖啡館也會掛上國旗，酒吧裏也有賣啤酒多過紅酒的時候……」

總之，在這個美國朋友眼裏，法國球迷和法國人似乎是兩種人類。

只是我覺得，他的總結可能片面了一點。他可能主要說的是法國男人，因為法國女人，比如說我面前的茱麗葉女士，看球的時候依然很「法國」啊！

茱麗葉左手拿着根薄荷煙，翹着腿晃悠着高跟鞋，慢悠悠地喝着紅酒，任憑不遠處的電視大熒幕轉播喊得多聲嘶力竭，她只是目不轉睛地看着桌上的報紙。

「竟然還有人對球迷作統計。」

我這才注意到茱麗葉看的是體育版，而且還是世界杯專欄。在女球迷中，她絕對算是「研究型」球迷，她會在比賽前認真地去看球員的簡介，每次球員出場的時候都給我講得頭頭是道。只是比起男球迷，她會補充介紹說「這個長得不錯！」

「你看，這個DCMNN的研究說，百分之八十四的法國人會觀看世界杯，而且法國球迷更喜歡與朋友一起觀看比賽。其中百分之六十六的人會在家中與家人或朋友一起觀看，四分之一的法國球迷在酒吧觀看比賽。有趣的是，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法國人會單獨觀看比賽，然而百分之五十七的法國球迷並不介意單獨觀看比賽。」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我並不是很理解茱麗葉念這段話的意思。

「你可能不知道，看世界杯的法國人有相當多的一部分平時幾乎完全不看足球。所以邀約朋友一起看，一方面是有懂球的朋友可以當當解說，另一方面他們看球的原因更多的是『愛國』，

而不是喜歡足球本身。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可以『理所應當』地跟朋友相聚，這可能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愛國？」

「可能你覺得把足球突然上升到愛國有些唐突，然而當你看了法國國家隊的球員組成，你便能理解。我們有越來越多的移民。一方面我們在努力地保護我們的文化傳承，一方面又要接受外來的文化。當兩者難免出現衝突和不可兼顧的時候，文化上是會有分裂的。然而當這支法國國家隊去參加世界杯，我們所有的法國人，無論是土生土長的，還是移民一代二代，都一起站在了國家隊的身後去期待勝利，這樣全心全意的期待，便是國民拋去偏見和分歧，『愛國』的時候。」

我喝了一口手上的紅酒，點點頭。跟茱麗葉來看的這場球，我幾乎對比賽本身沒有太多的印象，但對於茱麗葉說的法國人和移民，在我看到他們為法國隊進球一起歡呼時，我才明白當他們同是法國球迷時，他們才沒了區別。

逝影留心

顏純鈞

——一些老照片勾起的回憶

近日整理家中雜物，翻出一些老照片來。我生性粗疏，大事糊塗，小事不拘，多年來四處搬家，一些舊照都隨便堆放，久在不見天日的角落裏。今日塵滿面鬢如霜，突然翻到十幾本舊照片來，不免有些逝者如斯的感慨。

和家人的合照當然佔了大多數，孩子年幼時，自己正踏入中年，頭髮還烏黑豐盛，額角光亮，那時初到香港，臉上還有一種惶惑不安的神色，工作辛勞，前程看不分明，還好拍照時都還挺得起胸膛，日光尚算堅定。

不知為什麼，在那麼困窘的日子裏，一直對將來有信心，知道只要抱定一個宗旨，不斷用功努力，總能在這個大都市裏站住腳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一天晚上，家裏連買米的錢都沒有了，等妻子從工廠放工，帶回來剛發的工資救急。誰知那晚妻子又加班晚歸了，我和孩子等在家裏，等到她回來了，我心一橫說：今晚不煮飯了，上街吃飯去。

那是我們到香港後第一次在外面吃飯。北角英皇道上有一家小小上海館子，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餐，埋單時看着價錢肉痛——翻看老照片，無端想起這一件瑣事。

那些年我在《晶報》做校對，有一次公司組織了一次郊遊，我們站在一棵樹前留影，兒子臉色青白，女兒還抱在手上，然後，孩子在照片裏長大，我們在照片裏老去。

一些前輩都不在了，老祖母、父親、岳父、姑婆叔公，當年他們差不多是我今日的年紀，他們的生命有部分與我重疊，有部分對我永遠是謎。

另外一些照片是多年工作和社會活動留下的剪影，上世紀八十年代，是香港文化的黃金時段，那時文化活動很多，外面的人進來，我們也時常往外走。內地改革開放初起，大江南北生機勃發，老一輩文化人紛紛「出土」，新的作家群雄並起，我生而有幸，還趕得及見到一些現代文學歷史上的大師。

照片堆裏有一張是和錢鍾書先生的合影，記得是九十年代初了，與陳松齡先生到北京參加書展，書展間隙我們去探訪錢先生。那應該是科學院的宿舍區，灰色的磚樓，室內空間感



▲著名作家錢鍾書（左起）、巴金及柯靈

資料圖片

在上海時也去拜訪了一下柯靈先生，柯老的作品雖然我們沒有出版，但當時我們想做一套書，介紹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柯老給我介紹了北京女作家梅娘，我和他通了幾次信。柯靈先生住家是一幢小洋房，我們在客廳裏坐，滿室都是書，使本來寬大的客廳顯得擁擠。我們坐下聊天，看到桌上一部翻開的稿子，他說是有人請他寫序，幾十萬字的大部頭，要從頭到尾看一遍，求序的人很多，他根本沒多少時間做自己的事。

但人家求序是可以拒絕的啊，為什麼要揹一些無來由的債在身上？老一輩的人厚道，又覺得培養年輕人是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那樣無私的付出，又糟蹋了自己寶貴的時間。

想起柯靈先生發表在《香港文學》上那篇《遙寄張愛玲》，那麼通透敏銳的文字把握，不免更為他叫屈。那時他正在寫一部有關上海歷史的長篇小說，我記得好像在《收穫》上讀到前言，原準備寫一百萬字的，多少讀者期待他的這部巨著，可惜他的時間用來替別人讀稿寫序，而他的長篇最終也沒有寫成。

告別時柯老和他太太送我們到樓下，站在門口合拍了一張照片。老一輩作家總有一種儒雅的風采，說話慢條斯理，聽別人說話時一逕點頭含笑，柯老在照片裏也是那麼一副飽經風霜的笑容。

（上）

張愛玲與港大

馬 佳

才女張愛玲，文筆細膩，她的小說獨樹一幟，令人有深入骨髓的感覺，連大導演李安也是她的超級粉絲，將其同名小說《色，戒》改編成電影，搬到大銀幕，且頻頻獲獎。

我喜歡張愛玲，發現她對香港感情深厚，常以港島為創作背景。原來張小姐曾在香港大學讀過書。一九三八年十八歲的她就以遠東區第一名優異成績考入英國倫敦大學，但因戰事激烈無法前往，只好改入香港大學文學系。翌年夏末，張愛玲孤身來到香港，母親和姑姑擔心她，還專門請朋友李開第先生前往碼頭迎接，此前李開第與張愛玲之母通過話，其母不僅在李處替女兒存了一筆錢，還告訴李張愛玲是何等的「弱智」和不懂世故。當日張愛玲給人的印象也是一副文藝少女範兒——瘦高個、戴眼鏡，清高得全程一言不發。

港大文學院成立於一九一二年，當時本部大樓在港大校園北面，是一座紅色磚混結構的歐式建築，雖然已經老舊，仍顯得十分氣派。大樓裏的陸佑堂，正是後來李安執導電影《色，戒》時的重要取景地。張愛玲當年就出入於港大東南角的儀禮堂和梅堂，她每天沿着蜿蜒小路往來於教室、圖書館和宿舍之間。她曾說「港大最出衆的

資源是優秀的教授和豐富的圖書」，所以圖書館自然成了張愛玲的最愛。

當時張愛玲的同學多是來自東南亞的富二代，這些人出手闊綽，每每出席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張愛玲爲了節約開支，卻不敢參加這些活動，在港大的三年中，她連交際舞都沒有學會，因爲她沒有多餘的錢來購買跳舞的「伴手禮」。同宿舍有個同學周妙兒，其父親是巨富，買下整座離島，蓋了別墅。周妙兒常請室友去家裏玩，因爲要自租遊船，她們實行AA制，需每人攤派十幾塊錢。張愛玲爲了省下這筆開支，便向老師請辭。可老師非要打破沙鍋問明原由，張只能一一道來：從父母離異、繼母冷落、再到離家出走投奔母親……說着說着就熱淚盈眶。最後同學們才獲



▲港大文學院一隅

悉她的身世與境遇。此事令張愛玲覺得受了奇辱，從此立下「出名要趁早」的大志，開始發奮苦

讀。香港大學採用全英文教育，張愛玲爲了提高英語水平，給自己定下軍令狀——不再用中文寫字，連家信也用英語書寫，反正母親和姑姑英語都很棒，還可乘機讓她們糾正自己的語法錯誤。功夫不負有心人，此後張愛玲門門功課都是A，港大文科二年級的兩個獎學金，也被她一人獨得，而且學費、食宿費一律全免。平心而論，張愛玲並非什麼「學霸」，而且她讀的那些課程也並非她擅長和喜歡的，但她能掌握學習規律、融會貫通，她自己說「真的是發奮用功了」。爲此張愛玲確實付出了極高代價：包括放棄了從讀小學、上中學至今的寫小說愛好。整整三年中她的創作幾乎爲零，她甚至不再看那些喜歡的章回小說了。她還犧牲了節假日的休閒時光，即使偶爾被同學拉去游玩，也極不情願。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攻陷，港大被迫停課。帶着對這所大學的依依不捨，張返回上海。爲了生活，她開始英文寫作，主攻散文隨筆，後又轉向小說，短短兩年間就先後推出《傾城之戀》、《沉香屑》、《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傳世之作，其中不少細節和感悟則取材於港大的經歷。至今，港大師生提起張愛玲這位昔日校友，還會津津樂道。